PL
2503
T36
v. 20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一卷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二卷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三卷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
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三十四卷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墓誌銘原第三十五卷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墓誌銘原第三十六卷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行狀原第三十八卷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四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一卷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

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名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

子長

總結

宋調

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幷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决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

有事時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大要使吏無所施而民乃有所措其手足矣嗟乎軍興之日所在有司

冐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

亦有因以為利而侵漁者少吏乎此廉潔自處尤為公所以制吏之本也

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

以傳舍之官御長子孫之吏雖得賢何益

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爲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

潔廉之效

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葢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

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
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
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
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
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
訢太常博士諷將作監主簿諮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
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
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
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大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
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
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蕆邦從祀豈無臣工
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
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
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公吏蹟皆適邁時賢而大節偉如尤在作相使其不能以與三
君子勠力同心仁宗之治豈易量哉此誌當與論罷杜范等疏
參讀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三層開合極寫子漸）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

人誰無死以時死死且不朽矣君子是子賢子

漸

妙于屈宋

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

嫉其如斯

虛描深惜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善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子美貶而朝局一變此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關故敘本末如繢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

虛描

亦不著所論

歐公一肩賢俊悉貶逐一時大臣繼罷一腔千載憤懣恨不住致于其辰而唾其面

名士名士文亦工詩形容

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盜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

抗騷

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滋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三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舉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兮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

宜昭昭其永垂

借子美以撼二三大臣意不在子美也敘隱而志顯當參看銘辭尤悲

此亦過乎仁者書羣盜則無可減之法書歲大饑則有可原之情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二卷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晉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初授郎京朝官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

諫垣再建言

識地利

識將材

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

邊事又建言

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

理財

厚賦者何益哉然使厚賦而用足則以爲成效著明而益行之剝下奉上雖有善者末如之何矣

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

兩不可實証
不加賦

冗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毋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瀧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瀧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

此著最吃緊

主聖臣賢與示謗書一篋相類用人勿疑千古帝王之洪範也

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

歐陽公甚不滿狄武襄然武襄固賢貴將也自得畏沮云云史筆深文

諤合諷逐公在政事任怨不辭力折臺諫因而謗議鼎沸不安其身其端具見於此

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戸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

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禮某官父諱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太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

王公賢且材
而治賦視邊
光有勞績

安其若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寅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恩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識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一所記撫邊及權三司使何其賢也王公蓋方正中之有材識者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强學博辯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

急應以緩喧應以靜不媿簡嚴

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

然當時遂用公言異日必

其治剔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
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
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
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
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
言豎子卽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
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巳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
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
宜不肎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

簡 嚴 隱 顯

有追議用兵之益而歸不用兵之咎于公者雖後世修史與讀史之人亦必以爲失計而罪之如程文簡沮伐夏至今猶有惜其坐失機會者𠛬此時乎此㑹突從薪所以不如焦頭爛額也悲夫

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繇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

知其直矣何以不逐昌朝

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幷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

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

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
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
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
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
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遂以利害牒河東移書
龐公且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
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旣而公復以疾
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
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

兄弟及第父子在廷盛事前後分見

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

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閒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于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

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吳公剛直而蒞官臨民有春温之氣

材字一篇眼目

機警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三卷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

此開中鹽也大利邊兵之食而鹽亦流通劑之自許子春始奇材奇材

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買入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積滯而西北之粟益日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荊湖發

提下

與晉弟奇材相應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旣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宋制）。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久任）。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

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禂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眞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

因許公而悲范韓之功之不就銘意亦然

某日葬公於眞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罔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敘才臣實蹟而歸功於久任倘亦惜范杜諸公之旋用旋舍以不究其業歟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

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

兩賢相遇

天開展

自后以下夫人嬪婦內官九御三代皆然而概以婢子之可乎其言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尤正論也

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

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川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

罪案

訓鍊土兵尤宜於承平之世李靖後置弓手馬教以馬鬬同此

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若廚傳而前爲守者頗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

監司重執政所以尊朝廷遇范公不少下未爲得體自保州兵變杜公不以時發然模棱若杆石之臣可以一眚掩大德乎余按孫待制所爲不免賢知之過至云范公退而不能無恨信

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强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

斯言也表裏惇遂范公特匿怨飾貌之入耳豈曰能踐其言哉立信之難也

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強

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
固兮百世無傷

在諫院但舉三事而言職克盡可知矣史家高手

予無可著色處生色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邺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

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

聖俞詩獨絕志稱其詩歷任不贅吏治一字此文之所以潔

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

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淸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評梅詩刻畫

悲處寫盡又一法

敘人韻事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若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隷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

著書即前爲文竟係內事治人不擾有權術不常用亦即前外簡聽而內修飭也

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辯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宣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爲皇

所謂托之空言

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

宋法

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卒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濟殿中丞贈駕部員

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幷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祖。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轑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

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

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
失一世兮其有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簡潔公故人誌銘如此等作政使後人不得襲爲窠臼

擬題

墓誌銘 原第三十四卷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隱

險至此乎幸而值仁廟時不則赤乃族矣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尚口者不可以不戒

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守道以詩賈禍亦以得名然當時羣公詎有此譁談事之憂而巽自東坡先生目爲迂濶矯誕并斥及明復且與歐陽文忠所見不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闕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

類

巳甚

局如此要之位卑言高處下訕上謂爲烈士徇名則可如曰忠能忘身合乎周孔之道則非蒙所敢知

可謂贊不容口然亦太繁落宋調南渡後專摸公此種五文體卑矣

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

無意中忽應故妙

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

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予雖毀其何傷

石先生讀書好事雖非中道然近乎聖門之狂志文亦踈宕利時藝但惜其多宋調耳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于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

讀老泉先生上歐陽內翰書知歐陽公之文非先生不能品讀此志又歎先生之學非歐陽公不能發

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

斷

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挍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覇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

[illegible]收應法

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集中諸名士墓銘此爲第一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眞州楊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

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勾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

提起寫生

爲治有體凡周虞三代之所行而今可考者皆體也商鞅蕩棄而廢之繩人以法若束濕薪治體盡失矣一切以吏議從事始商鞅

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愼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

之流毒餘禍而予于公是言學三復讀而悲之

另提

公學問不讓漢儒歐陽公

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

此誌亦力追班椽此段則浸淫乎京房李尋諸人傳矣

金坑自不宜置公特借災異以止其慾

漢人傳會

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

尤倚會

猶有宋初李文靖數大老

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與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

結

轉

道盡熙寧之亂弊如燭照○公諸議多識治體而議致仕厭變法其于治體尤深

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署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

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實食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

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大祝行修守祕書省校書郎循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

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久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淸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胡公爲人仁厚學問該博而余所尤服者則副樞時所議論也守祖宗成法謹邊備而不急小利果如此安有熙寧之擾宜和海上之盟以致靖康九族北轅之禍哉公之先見智于蓍龜矣

公于慶曆圖治有味乎其言之觸及輒本末詳盡嘗曰衆賢聚于朝天子虛已以聽可謂千載一時而惜乎其不能久也天下欲治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五卷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

之主不世出幸而遇不世出之主然且以杜范韓富諸君子成之甚難夏竦一小人敗之甚易他可知已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念及此不禁廢書而歎

挍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結
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
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
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隱
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
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直書
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

君明臣忠

上俱重當朝補益下次序治績而以爲政精明四字提綱

所謂變民之俗除其甚害

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

明提

虛挈

禮賢

也害不極道無以見除害之功此處節省不得

宋時閩亦患蠱毒

牽入開封是合敘法亦是追敘法

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

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曁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閑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

盛事

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强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髪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甞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淸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

致節

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旣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匄將作監主簿曰何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端明以讜言有功於國而惠政尤在閩故記之如此末述天倫之盛至今宛然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奉使大生色

閎覽博物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廻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

二議皆先著丞相禮官之失

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

深慨

此志順敘體惟追述揚鄆事小變蓋吏治文學俱所另提表章者

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又用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紀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
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
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
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
滑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
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
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

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衞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

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戸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瑊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戸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常將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且二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

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于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塋。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奉使契丹一事。有春秋士大夫之遺風。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

通經博古之士國家不可一日不畜也

本其夫之言以爲之誌

不愧女士

墓誌銘 原第三十六卷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

進一步

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

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序治家處眞賢內助

前數言婦德已盡已下推本世家揚厲生色是一法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爲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于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某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隱靈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

子長退之之間

殿直從李繼隆軍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辨稱旨會宜州蠻畔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祀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

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毋享年六十以壽終公
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濟殿中丞女
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
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
渢衞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
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
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爰用子封京兆廣平宜
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宋愼重進士第一若此有明何以不用

行狀　原第三十八卷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宋制

主卿

階勳等項挨次叠序是行狀體

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冤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

一拒

子卽位遷右司諫眞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
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
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
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
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郞兼侍御史知
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
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
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

道書

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
終不以進崇勳怒譖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
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
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悉除京東民
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戸五
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
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戸莊獻明肅皇太
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大事一

大事二

副樞一議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荊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荊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

參政三議

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
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
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聳朝廷頗以爲憂
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
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
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
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
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
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

提結

界上界上驚騷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郡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號泣拜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時名臣公爲人神色

此狀以請諡也故家世祖父享年及配及子孫皆不書

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諡敢告有司謹狀

詳縷是狀體若蔡公者庶幾侃侃有大臣之風矣眞其宗曰此宰相器也知言哉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四終